

## 第十四回 丑胡彪甘做陪堂

〔先聲粉蝶兒〕調

詞曰：

形容渺小形容渺小，卻生了，三寸舌巧。能使俊佳人脂粉棄拋，能使痴公子夢魂顛倒。是與非有誰分曉，盡容咱一番嬉笑。

胡彪說：“我父親名胡宗憲。因奪了張、曹軍功，聖上加了職銜，除卻趙老爺就是他為大。區區仗了老胡子大，幾根毛還未出肉，也就自大起來了。只是生得貌陋，難以言語形容。

雖然自家說出，也覺臉皮通紅：身軀四尺兩頭尖，一見佳人笑隔簾，棗核釘名加綽號，西湖邊上慣趨炎。一向頑皮下流，終朝茶肆酒樓。筆墨未曾親熱，詩書真是寇仇。提到吟詩作對，醋滴腦子滿頭。去年那不知趣的老胡子鑽了宗師一條門路，替我納了一個秀才。雖然藍衫穿得搖搖擺擺，反被他拘束起來了。人說的歲卻歲不得我棗核釘，連那科都科不得，一本卷子寫不完，何能就去投考。且莫管他，考期尚遠，還讓我玩個快活。”

此時胡宗憲告假在杭，督課胡彪。又思想在鄉試弄些手眼。

忽有書童跑來說：“相公，不好了。老爺作怪，出下個甚麼春日詩題，請相公做成了方許出門。”彪說：“噯，老胡子冤家，如此好春光，叫我上起腦箍來則甚？有了，幼年念過幾首千家詩，有頭沒尾記得的抄抄，記不得的只好狗尾續貂。我記得千家詩第一首第一句詩曰：

雲淡風輕近午天，

噯呀，第二句記不得了，謔謔罷：

尋花問柳贈頭錢。

第三句記得呢：

詩人不識予心樂，

第四句又忘卻了，索興謔他起來：

篋老行中一千員。

書童，你拿去與老爺看。他若教我改，你就說我已出去了。

”答：“曉得。”彪說：“今日尚早，去找趙懌思大爺談談，吃些無名酒食，騙些不義銀錢。這是陪堂本色。小胡何獨不然。

去去行行，行行去去，門上大叔請了。”門官說：“我道是那個，原來是棗核釘胡相公。你來做甚麼？”彪說：“會你家大爺。煩大叔通報。”門官說：“平日來慣的，要通報甚麼。難道大爺還出來迎接你不曾？”彪說：“這也有理。”不免自家進去。門官說：“來來來。”彪說：“做甚麼？我是來慣的，難道還想我門包不曾？”門官說：“呸！那個想你門包？只是會見少說騙話，省得我們被罵。”彪說：“大叔休得取笑。”棗核釘進來不提。

且說趙懌思坐在書齋甚是無聊，說：“我父親趨承嚴相國，那日想出絕妙的奉承法兒，打一把金尿壺，壺口刻了‘趙文華’三字，送與相國。相國大喜，說：‘文華，你就拜我為干父做我的干兒子罷。’我父親文華說：‘相國賞了臉，沒說做干兒子，就是做潮兒子都是情願的。’因此，冒了軍功，加了職銜。我趙懌思蔭了四品官。我若在京供職，何如在家閑散快活怎麼老彪不來走走。”彪聽說：“來了”。懌思說：“老彪，來得好。我正想你談談。”彪說：“韶媚春光，大爺曾看看西湖景致麼？”懌思說：“未曾。”彪說：“晚生昨日在西湖閑步，猛然抬頭，看見標標致致的一個娘娘，容貌纔可二八，豐神正欲破瓜。身穿著清清雅雅的幾件布服，頭戴著顛顛巍巍的幾枝絨花。腳踏金蓮，走了格格錚錚的幾個俏步。小喙櫻紅，說了輕輕巧巧的幾句乖話。縱是苧蘿溪邊浣紗女，陳思王賦中洛神女，都要欠他三分。那時晚生問路上行人，說此女姓陳名素娥，他父親名陳紳，本是個飽學生員，自幼教他讀書，能詩能文。後來他父親去世，就與喬氏孀母、弱弟陳保元同居。去此不遠，有甍眼圍籬密密，魚鱗疊瓦重重，便是他家。我就緩緩步他後塵，不覺已到門首。女子進去，我在那裏往來數次，只見桃梨百余樹，榆柳兩三行，數椽塵外，頗似隱士山莊，門有宜春帖子，上聯是‘閉門不管西湖景。’下聯是‘得句還吟白屋詩。’晚生讀對句時，來了五句以外一個老嫗，他說此對句是秦娥小娘子自做自寫的。大爺以為何如？”懌思說：“白屋對西湖，是宋元人巧對法。看來是個才女了。”彪說：“我又問老嫗：‘此女曾受聘麼？’老嫗說：‘尚未。’我又問：‘此女可常出來游玩麼？’他說：‘素娥小娘子是三月初三日生辰，每年此日同他母親、弱弟到岳王廟進香。平日從不出門，說罷，老嫗去了。我回來，那標致模樣還在晚生目中。’懌思說：“真個好標致，怎麼到我手裏？老彪，你替我想個妙計。”彪說：“我想上已節甚近，正是大爺巧會機緣。何不預僱游湖船，到那日帶幾名打手，在湖上將素娥搶過船來。他孀母、弱弟，怎敢奈何大爺，豈不甚妙？”懌思說：“妙極，妙極！我這裏吩咐叫趙雄辦船預備。你初三日早來，不可失信。”彪說：“天明就到。告辭了。”懌思說：“不送。”有詩為證：

詩曰：

蠅本含沙喜射人，波濤不起但潛身。

只因湖上游春日，惹出英雄鬧水濱。